

宮本百合子選集

第 二 卷

馮淑蘭 石堅白譯

宮本百合子

伸 子

根据《宮本百合子全集》（河出書房版，
1952年）第3卷譯出。第1章至第4章由馮
淑兰翻譯，第5章至第7章由石堅白翻譯。
馮淑兰譯的部分曾由錢稻孙校訂。

宮本百合子选集

第二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五三五工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 1378 字數 233000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0 $\frac{7}{16}$ 插頁 2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0.97元



作 者 像

子 伸

1

伸子脸背着半开的窗戶，反背着手扶着窗台，站在那里观望着室內的情景。

屋子当中放着一张大长方桌。吊灯照着胡乱堆在桌上的文件——用紫油墨打印出来的字迹模糊、钉得很粗糙的厚賬本和別在角上的迴旋針在閃着亮光的記錄文件——照着对坐在桌子的两面、集中精神核对着数字的两个男人，他們的影子清晰地落在灰色的地毯上。

把整个屋子照亮了的灯光单調得很。两个人的工作，也是同样单調而无聊。那位身穿手工織的毛絨料子的西服、脸色微黑的瘦子左手托着賬本，一边翻着一边看，一个劲兒念着位数很多的数字。伸子的父亲佐佐坐在对面的椅子边兒上，手里拿着一支蓝鉛笔，注神地在数字上打記号。他穿着一件顏色素净的条紋便服，領子是另外一种顏色的。他埋头在这忙碌的机械的工作中，已經半个多鐘头了，这和他那洒落的服装很不相称。

旁觀的伸子，并不了解工作的內容，也不了解为什么必須現在做这个工作。她很知趣地退在窗边觀看，因为从小的习惯，在父亲忙碌的时候决不前去打扰。可是，她也漸漸地被吸引到他們的工作气氛里去了。听着那不高也不低的平淡的声音很快地

念着：“二八七点兒二六〇；五九三〇三点兒四二七，……”

好象紡錘在不断地嗚嗚响。随着这声音，佐佐手里的蓝鉛笔，刷刷刷刷地动得很敏捷，几乎象自动的机器。从这动作中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要是在旁目不轉睛地看着，这种象机器一样的有規律的动作就給人一种坚决有力、同时又是精力充沛的、类似兴奋的感觉。

当他們一口气对完了两本大賬本，稍稍緩一下气，把第三本薄薄的文件也念完了以后，佐佐好象放下了重担似的点了点头，将椅子望后一推。

“唉呀！辛苦你了。”

周围出現了一种紧张之后的緩和气氛，連伸子也不不知不觉地松了一口气，立刻感到外界的杂音大量地从自己背后涌了进来。这正是吃过晚飯，外面行人最多的时候。他們在五楼，下面面临着百老汇大街。川流不息、数不胜数的行人的脚步声、談話声、笑声，融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嘈杂模糊的浓厚气体传到楼上来。透过都会那一直响彻到夜空中的乱哄哄的声音，可以听到“啵啵啵啵”的汽車喇叭声。还时常听到电杆底下卖晚报的孩子高喊：“看报啊！看报！”——那位穿毛絨料子西服的男人麻俐快地将文件整理好，收在自己的黄皮包里；然后和佐佐說了几句話，远远地对伸子招呼了一下，就很神气的样子匆匆忙忙走出去了。佐佐把他一直送到門口。

送客回来，他挺有滋味地噴了一口雪茄烟說：“好啦——咱們該慢慢地去了吧？”

伸子一边离开了窗口，坐到旁边的长沙发上，一边問道：“真打算去嗎？”

“为什么不？你不是也去嗎？我是这样答应人家的呀！”

“我，我不想去啦！”

“为什么？”

“我累了，况且……怕未必有什么意思。”

“唔……”佐佐沉默了一会儿，望着自己吐出来的烟，慢条斯理地说：“衣服也不用换，去吧！去还是值得去的。要不趁着我在这里的时候，尽可能地多認識些人，将来万一遇到什么事，一个人会感到困难的。”

今天晚上，她和父亲两人应邀去参加日本学生俱乐部举办的一个类似茶话会的集会。原来他们接到的请柬，说是要以最近从祖国来的某文学博士为中心，来开个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可是伸子一点也不感到兴趣。她自己也是个新到纽约的旅客，午后又独自到不熟悉的商业区去买了一趟东西回来，已经精神疲倦了。再要彬彬有礼地在很多人中间待到夜晚，她有些厌烦。可是精神饱满的佐佐，对伸子这种退缩的想头，差不多总是不赞成的。他的健旺使人看不出来是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老带着伸子到处跑。很显然，他蓄意要在自己逗留的期间，让她熟悉一下地方，也多認識些人。他是为了公司的事情来到这个都市的，仅能逗留三个月。他预定好自己回去就讓伸子一个人留在这里。她呢，在旅行期间父亲所去的地方，她虽不喜欢去，差不多也都跟着去了。从市政厅起，直到某大银行的空气不流通的闷热屋子她都去过——在那里，人们被铁丝网圈着，埋在金币山中，用没有血色的指头数着钱币。人地生疏，同时又毫无目的的伸子，若不是这样跟着跑，在漫长的日子里，自己就会象闲着的棋子儿似的被扔着，一定要无聊苦闷的。

现在她的确不想去，可是想到父亲出去之后，自己孤零零关在旅馆里一直要等到十二点钟左右，倒觉得跟了去也就算不得

太可怕的差使了。

在伸子搖晃着腿磨磨蹭蹭的時候，佐佐早已經迈着精力充沛的人的矯健的腳步，也不管她，徑自回寢室去了。不一會兒，敞開着的房門里傳出來嘩啦嘩啦的放水聲，把頭髮刷子放下去的輕脆的聲音。從窗口傳進來的是不夜之城通宵不寐的喧囂，射進來的是對街樓頂上霓虹燈廣告忙忙叨叨的旋明旋滅。從窗口望去，看得見一部分黑夜的天空，反映着下界的燈火，蒙蒙帶有霧氣。

伸子心里忽然涌起了小孩似的急躁情緒來。

“把我扔在這兒，可就糟了。”

她急忙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向父親那兒跑去。這時候佐佐已經梳好頭髮，站在屋子當中正穿着上衣的一只袖子。她看到父親在穿衣服，就慌慌張張地說：“請等我一下好嗎？我還是去吧！”

伸子快步走到鏡子前面。

佐佐看了一下表說：“可沒有時間再磨磨蹭蹭了啊！”

“一會兒就得，五分鐘！”

伸子很快地理了一下頭髮，戴上了一頂咖啡色的小圓帽子。

2

過的胡同口越多，行人越少，街上冷清起來了。

父女倆沿着陰沉沉地放下了百葉窗子的大櫥窗，向左拐了彎。從大街一進胡同，就頓覺黑暗，走在慢坡兒的人行道上，連腳底下也看不大清楚。前邊隔一條大街就是哈德遜河，夜晚河上的冷尖風一陣陣地直吹過來。可以看見在河邊公園落了叶子

的树丛中，煤气灯朦朧地放着蒼白发冷的光亮。

伸子因为寒冷和在这凄凉的地方迷失了方向而胆怯起来，感到异样的紧张，不自觉地抓住了父亲的胳膊說：“可真黑啊！您弄得清楚怎么走嗎？”

佐佐一面咯噔咯噔地踏着脚步走，一面不断地注意着右边的人家，用多少和平素有些不同的沉重声調回答說：“还在前边一点吧？可是每幢房子都是一个样式，真叫人不好找！添几盞路灯多好！……”

左右排列着几十幢完全相同的房屋，都有着低矮的鉄柵栏、三四級台阶和一个窄小的街門。便道上稀疏的路灯，灯光投射不到这些稍微縮进去的簡朴的街門。他們漸漸地感到凄凉起来，一边往前走着，几乎在每一家的黑暗門口都去探視一下。正感到膩煩的时候，看到一个漏出明亮灯光的半月形窗戶，从窗幔的縫隙間可以看到站着的男人影子在里面閃动，还可以听到字眼不清晰的說話声音。

伸子拉了一下父亲的胳膊說：“准是这里了！”

佐佐看了看房子周围，走上台阶，按了一下电鈴，短促而沒有余音的鈴声立刻在門里面响了。伸子引起了一种期待和好奇的心情。因为在黑暗的胡同里，她正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所袭击，所以她觉得在这扇鑲有玻璃的古老板門里面，似乎会有一些温暖和愉快。一会儿，玻璃上映出了人影，橡木的街門意外順溜地向里面开开了。开門的男人看到他們，就将門开得更 大些，用郑重其事的口气向他們寒暄道：“欢迎，欢迎。請到里边吧！”

佐佐一进穿厅就脫起大衣来。伸子四下扫了一眼。右边靠墙放着带鏡子的高大衣帽架，在左边摆着一张浮雕着厚厚的葡

萄叶花紋的长椅，面对通往二楼的不大陡的楼梯。那一头是間敞开着的大厅，遮着一副厚幔。大厅里传出来尽是男人的粗嗓門的談話声。四下都是結实的咖啡色橡木圓柱和板壁，在灯光下閃閃发亮，給了伸子一种愉快印象。她感到在周围瀰漫着一种新鮮的气味。擦家具油的气味，香烟，羊毛和另一种乾燥皮制品发出来似的气息，融成一片，好象是只有男人住着的地方的气味。

刚才开門的男人帮助佐佐脱了外衣說：“那么，請到这边坐吧！女客也来了不少了……”

伸子微施一礼，这才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他穿着簡旧的、朴素的黑西服，矮矮的白領，系着黑領带。阴沉的面孔，有着丰满的太下巴頰。伸子一边上着楼梯，一边問道：“安川小姐来了嗎？”

看去約有三十五六岁的这个男人，用他那大概是天生的低嗓門回答道：“来了。”

楼梯上头，一个房間半开着門，里边妇女們在談話。

“安川小姐！”他大声說，“佐佐小姐来了。”

屋里的談話声頓時靜了下来。

“唉呀！是嗎？”

随着声音，門口出現了微弯着腰大步近来的安川。領伸子上楼的男人下楼去了。安川唉子是伸子以前在专科学校讀了一个短时期書的那个時候所認識的一位高班学生。誰都知道她是个非常用功的、成績优良的学生。伸子虽只和她談过一两次話，但在这里，来自海洋彼岸的朋友也就算她了。安川是大約一年前才开始在C大学專門学习教育心理学的。

安川很新奇地拿眼睛来打量着伸子，說：“听說你要来，可是

我一直沒出門，一點兒也不知道。你真來了——几時到這里的？”

“來了差不多三個星期了。”

安川還是和同學時代一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幾乎使伸子吃驚地沒有改變，用還是以前那樣爽快明朗的口吻問道：“聽說你是和你父親一起來的？”

“是呀。我就是個隨身荷包兒嘛。”

在這些女子面前，伸子感到自己簡直是被她們當作沒有成年的人看待。

“父親今晚也來了，在樓下哪！”

“是嗎？那好。現在住哪兒？”

“勃廉特旅館。”

“啊！那兒啊，以前我也去過哩。我給你介紹介紹吧！這位是高崎小姐——高師畢業，現在研究家政學。這位是名取小姐，專攻音樂——”

伸子周到地向每個人鞠了個躬。

經過一番寒暄和簡短的应答之後，她感到一種說不出是失望還是意外的、渺茫寂寞的心情。在坐的人沒有一個是一見就能找到可親近的地方的人。她們每個人所學的专业不同，容貌也不同；然而個個都顯得挺精干的樣子，物質上精神上都很忙，給人一種老有什麼東西在追趕着似的、毫無余暇的感覺。這和她們的朴素打扮形成了她們的本色，沒有一個例外的。伸子脫下大衣，放在旁邊的椅子上。

不久，又接上打斷了的話頭，談起學校的生活，留學生的新聞來了。有人親切地同伸子攀談。她很和藹地一一回答。可是，心里却異常地陰郁起來。充滿了這間屋子的生活的狹隘而毫不舒暢的氣氛，不知怎地使伸子覺得拘束，難于投合。她對於這種

海外留學生的境遇感到恐怖，特地來到了這個新的自然環境、新的生活里，却什麼都不聞不問，朋友們聚到一起來，也只能談談學業、課程、事兒忙，或是一點也引不起第三者興趣的評論他人的話。

伸子走到樓下大廳以後，還沒有能擺脫這種被束縛着的感覺。

佐佐高高兴兴地坐在大廳牆邊的扶手椅子上，一個勁兒地說着話。

方才領她上樓的那個男人，靠在離門不遠的布幔旁邊的柱子上，交抱着兩只胳膊，和另一個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談着話。坐在椅子上的那人的膝蓋上，抱着一只蜷着身子的黑白花小猫，和周圍的環境極不相稱。這個人一邊撫摸着貓背，一邊無拘無束地在談話。一片家庭風味的情景，使伸子感到心情愉快。伸子想向鄰坐的一個來晚了、用熱情悅耳的聲音說話的、姓中西的人打听那個男人的姓名。

剛要問，方才那個男子呆板地走了過來，肌肉發達的高大身體站到了伸子前面的桌子旁邊。他在桌邊上做了個象要擲土似的手勢，用很低的声音象致開會詞似地說起話來：“諸位晚安——”

周圍的幾個人都把臉掉過來朝着說話的人這邊。整個大廳里嘈雜的聲音靜了下來。有人在肅靜的拼花地板上蹭了蹭椅子。——還有人輕輕咳嗽的聲音。

這個人眼睛向下看着，說了幾句感謝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會的老一套的話，以及歡迎和介紹松田博士的話，然後又坐下來。松田博士是一位相貌顯得很誠懇的中年人。他站起身來，用尋常的談話語調，開始講起話來，話題是從藝術的鄉土性上來看

美国的繪画。

他用略带沙哑的平板声音，講得平淡无奇。仲子听了不久就觉得空洞乏味。她一边听，一边就打量起坐在对面那一排的男人們的相貌来。因为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扭头向着站在大厅右边的博士那边，仲子这里只看到許多人的左半边脸，有的是血色很好、眼皮浮肿的庸俗的脸，有的长得皮肤发黑，粗眉大眼，看来或許还有口臭；还有的从脸颊到嘴角很瘦削，有着光溜溜的皮肤，好象是个粘液質的人。每个人随便一种腿的摆法，坐的姿势，都好象显露了內在性格的一部分，仲子感到这倒有个看头。其中有一个青年，从正面看他的脸，輪廓清楚，显得挺伶俐的样子，可是从側面看的时候，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愚笨、迟鈍，显得軟弱无能。——仲子忽然对素日不大看得到的自己的側脸感到有些不放心的起来。一个挨一个地看下去，輪到了和她斜对面的刚才那个不知姓名和职业的男人。

他深深地坐在椅子上，看来是他的习惯，两只胳膊紧紧交抱在胸前，稍低着头。仲子不讓对方觉察地看了他一眼，心灵深处感到有些迷惑。他那側脸上，有一种以往遇到过的哪一个男人都沒有的东西。别的任何男子都使人觉得面容和身体是由同一个力量的密度——換句話說，就是由胸部的同一血肉来統一构成的；而唯独这个男人，肩膀寬寬的，象个北国人的体格，却和肩膀上头的面容有一种怪不对头的地方。从脚下一个劲兒地往上看去，一到脸上，頓時感到有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的东西——純朴，富于伤感，心情不能暢达于外、反而向內的錯綜印象，形成阴影，瀰漫在下唇閉得紧紧的蒼白的側脸上。

仲子又看了他一两次，这个阴郁的側脸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在他脸上的，絕不是許多人都有的那种躊躇滿志的男人的快活

表情，也不是丈夫气，而是一种阴气沉沉的东西——近乎忧郁。是这样一种东西：使人每次看到，就激动人的心情，非常想知道这阴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松田博士的講話完了。

周围人們的談話不象以前那样紧张了。走廊的門开了，端进一些冰淇淋和糖果点心来。于是那个伸子对他抱有好奇心的男人又站了起来。他提議：今天也有新来的朋友，大家挨个兒来一下自我介紹好不好。伸子最討厭这种事情，不自覺地好象求救似的看了离自己很远的父亲一眼。这个建議好象使父亲非常愉快，他在折疊着皺紋的眼角上流露出和藹的微笑，心曠神怡地坐在那里。

“那么——有句古話：‘請自隗始’，很冒昧，就从我这里开始吧！”

据他說，他叫佃一郎，在C大学專門学习比較語言学，研究古代的印度伊朗語，故乡在里日本^①，研究的余暇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帮助做些事情。

“我能做到的事情，我一定尽量地帮忙，請不用客气地吩咐我。”——他这样結束了他的話。

伸子想：古代語的研究和非常講求实利的青年会的工作，在心情上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呢？她心中有些怀疑。可是他的研究专科却給予她一种茫然的滿意。她好象覺得他脸上的表現和他所研究的課程之間在性格上是有一种联系的。

后来站起来的人差不多都是专攻政治、經濟、社会学、法律等的。抱猫的那个人姓澤田，是研究植物学的。女人們也都一

① 里日本指日本島上朝向日本海的地方。

一簡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希望和目的。伸子由于害羞，很彊直地只說了一句：“我叫佐佐伸子，請多关照。”就坐下了。在这些人面前怎么也沒有勇气來說出自己的理想：希望广泛而深入地體驗生活，要在这一生当中写出哪怕是一部优秀小說来。

父女俩回到旅館，已将近十二点鐘了。

伸子穿着浴衣，在玩弄着午間买回来的精致的銀質封火漆用具——那时候正是欧洲大战的第五年，每天到处不是紅十字会就是为了慰問战地的慈善市場。伸子在其中的一个地方买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用具。換好睡衣的佐佐走过來說：“你記好，明天早晨九点鐘，佃君到这里来。”

“佃先生？——今天晚上的那个？”

“嗯——我惦记着南波托我打听他侄兒的消息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可办不了，想讓他帮我个忙。”佐佐大略說了一下。“他在这里似乎住得相当久了，一定能給我找个綫索出来。也許意外地会有人說：‘啊，我知道那个人！’說不定会有这样的事。……在这人山人海的地方，想找一个多年不知去向的人，怎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接着他又說：“你也快去休息吧！”

他麻俐快地上了床，好象活动之后想要舒舒服服地睡一下似的。

3

第二天早晨，伸子照常睡醒过来，恢复了精神，心情舒暢。寢室的窗帘还挡着。暗暗的房里，从窗帘縫隙中閃进一縷阳光，象細金綫在顫动，射到梳妆台上的粉缸上，象是一个点着火的小火把似的閃閃发光。

伸子閑靜地掀開被子，坐了起來，探過脖子去望那邊的床上。父親看來是先起來了，床是空的。

伸子看了看枕邊的表。已經九點半了。她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定的約會。……

她披着便服，打開了窗戶。今天也是晴天。空中似乎稍有些霧，朝陽溫暖地照耀着十月下旬的街道和房子。伸子並不特別緊張，洗了臉，梳好頭，換上了衣服。她和昨天晚上一樣，穿着配有白綢領子的、素淨的藏青色衣服，下樓到大廳里去了。

早晨的大廳很清潔，大理石的圓柱和花盆里的熱帶植物，佇立在一塵不染的空氣之中。

伸子四下里望了望人影稀疏的大廳。父親和佃坐在靠近食堂門口的長沙發談着話。她一直地走過去。

“呀！起來了！”父親說。

她向父親道了早安，然後轉向給她拉過椅子來的佃說：“昨天晚上打擾您了！”

“是我打擾了您。累了吧！”

佐佐一會兒就和佃回到剛才談着的話上。他們決定在日文報紙上刊登尋找南波武二的廣告，由佃去調查市內旅店的住客登記簿等等。

伸子一邊從旁聽着他們的談話，一邊感到佃來到這兒，臉上和聲音里也還帶着她昨晚上看在眼里的氣氛。並且這樣和佃面對着面地坐着，感到他有着一種吸引她那泛漫的情感、集中到一個地方去的力量。這種力量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很明顯地並不是他外表上的東西，他的服裝，在早晨的鮮明陽光中，也不比昨天晚上顯得漂亮，也並不講究，勿寧還是寒儉的。就是容貌吧，那不僅離着美男子的範疇很遠，比在燈光反映下所見，還更加陰郁。